

《如是我文》序

何文匯

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

1971年9月，我從香港遠赴英國倫敦大學亞非研究學院做研究生。入學第一天，就認識了我的研究導師卜立德教授。從那時開始，我們一直保持著密切聯繫。1974年，我到美國教書；1976年，我回香港工作。其間，卜教授和我仍書信不斷。1989年，我們更在香港中文大學做起同事來。由相識到如今，一晃已二十多年了。二十多年的交情是難能可貴的。卜教授新作即將付梓，囑我寫一篇序文，我自然樂意為之。

卜教授這本書——《如是我文》，用輕鬆的語句，帶出嚴肅的信息，嘗試改正「香港英語」的錯誤。這種莊諧並用的教學方法是值得推許的。

數十年來，香港政府用在英語教學上的金錢不可謂不多，但一般香港華人連最基本的二十六個英文字母也不能完全讀準確。我們的英語教學法誤人之深，由此可以想見。以下便是香港華人常讀錯的幾個英文字母：

英文字母	香港式錯讀	英語正讀
e	ji:	i:
h	rktʃ	ertʃ
r	a:rl	a:(r)
w	'dʌbrju:	'dʌblju:
x	rks	eks
z	jr'zed	zed

再者，很多香港人講英語時發音怪異，又不明白英語長短音、輕重調的道理，英語發音就像粵語發音一樣，長短不分，九聲俱備，聽起來令人肉麻。尤有甚者，香港人語法觀念薄弱，不論講英語或寫英文，往往詞性不合和句子結構混亂，甚至連「時態」變化也不清楚。記得有一次，我介紹一位履新不久的外國同事和一位香港同事認識。交談之際，才知道雙方的辦公室原來是在同一層樓。香港同事猶豫地說道：“But I don't see you!”外國同事登時愕然。他大概在想：「我倆正在面對面談話，對方怎會看不見我呢？是我會隱形，還是對方瞎了？」我當時站在旁邊，十分尷尬。良久，外

國同事巧妙地答道：“Well, you do now.” 這樣便輕輕避開了「時態」問題。

英語不好本來不是甚麼大問題，但花費大量公帑從事英語教學而英語仍然不好，就是大問題了。這些年來，香港的中學教授英語，多奉行教育署早年訂定的「傳意學習法」(communicative approach)，但求多「講」；而不重視學外語必要的「結構學習法」(structural approach)，即學拼音、語法和文句結構。香港是華人社會，一般人何來機會多「講」英語呢？縱使學生有機會多講英語，但他們連拼音和語法的基本法則也不懂，英語哪會有進步？

我們學習每一種語言都應該懂得從字典中找出正確的發音。發音正確了，溝通就容易，對那種語言才會產生親切感，而不是疏離感甚或恐懼感。同時，我們應該學語法，學文句結構，多聽，多講，那便是熟能生巧了。

卜立德教授這本書——《如是我文》，是講語法、字辭習用法和文句結構的，書中的內容完全針對「香港英語」的弊病。卜教授文筆生動，論說清晰，字裏行間充滿「英式幽默」，讀後不但使人茅塞頓開，而且莞爾而笑。這是活潑的教學法，是最好的教學法。

卜立德教授學貫中西，四十二歲已經任講座教授。難得的是他登上了學術界的頂峯，卻能夠照顧普羅大眾的口味，以靈活的筆觸，寫下風趣的文章，造福學子。這是香港人——以至中國人的喜訊。

《如是我文》是一本好書，我謹向各位有志學好英語的朋友推薦它。

漢字：何去何從？ ——讀《漢字語言功能論》

李亞明

中華書局語言文字編輯室

漢字在經過幾千年發展之後的今天，是非曲直，任人評說。我們究竟該怎樣認識漢字？今後的漢字又該何去何從？1994年江西教育出版社推出《漢字文化叢書》中的一部——蘇新春《漢字語言功能論》的觀點別樹一幟，令人耳目一新。全書的梗概和特點，大致能從作者對以下三個問題的理解和闡述中得到反映：

一、語言同文字的關係問題